

刘庆生
著

军

人

马

国

向前 向前 向前 我们的队伍

背负着民族 希望

我们是人民的
子弟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CHINA CITY PRESS

军人马国

刘庆生 著



中国城市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军人马国 / 刘庆生著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
2013.10
ISBN 978-7-5074-2800-1

I. ①军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4344号

责任编辑	李青 (500007LQ@sina.com)
封面设计	刘庆生
责任技术编辑	张建军
出版发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(邮编: 100053)
网 址	www.citypress.cn
发行部电话	(010) 63454857 63289949
发行部传真	(010) 63421417 63400635
发行部信箱	citypress@sina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廊坊市金虹宇印务有限公司
字 数	547千字 印张33
开 本	710×1000 (毫米) 1/16
版 次	2013年12月第1版
印 次	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80元



弟弟刘峰中校教我“准备诸元”。



前 言

熙熙攘攘中寻寻觅觅，发现一个新的文学体裁悄悄地诞生了——它就是影视小说。当下受众被影视、出版、互联网等诸媒体包围着。然而人群懒虫多，再加日夜柴米奔波，到底是坐看“影帝影后”们演来更省事动人有趣些。运用网络技术随着人的年岁递减，影城票额阻人。而电视（剧）这个劳什子，在讯息的传播上绝可谓是袖子最长而且善舞，日日醍醐灌顶乱落天香，堪称媒介中的核武器。扫一眼书店也有几册影视脚本又做了注的，作者大多是草草了事用心不专。掰谎家们大可多做些手脚把影视故事先缮写成小说，秀秀语言功底。一来可供阅读者颠倒把玩，再者掰谎家也于白纸黑字留存久远的同时也就先多了一抵子柴米钱。

关于影视小说如何定义，留待文论家们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吧，恕我无兴在此多言。

北京西南百多里，潇潇易水千年流。非因荆轲一去不回而壮人心魄，而是因为这里驻守着一支红军团队的后裔。万千将士在此执手相聚而又洒泪告别。他们来自祖国的五湖四海城市乡村，用汗水泪水甚至是鲜血生命铸就了青春无悔的丰碑，怀揣着再造过的灵魂又各自奔赴天南地北，去养儿育女建功立业。这里成了他们魂牵梦萦的一块热土。早在60多年前，就是这支团队，远赴朝鲜，不畏世界最强敌，用鲜血和生命完成了

军人马国

JUN REN MA GUO

祖国和人民交付的战斗任务，让世人知道了“谁是最可爱的人”。其部队长被“二战”后的日本军界奉为“战神”写进了军事教科书。

在下给您的这些文字故事，就是我与这群军人的私相交往中，受他们生活的浸淫、感动乃至震撼而留下的。想让您知道，他们的存在是一种光荣和使命。祖国不能没有他们。他们体内流淌着国人一样的血，涌动着同样的儿女情怀。在他们庄严挺阔的服装里，原来他们也都是须臾离不开米水，有喜怒哀乐的高级灵长类。他们是人民的骨肉，他们是人民子弟兵。

抔泥成馍，蒸沙成饭是我之苦劳，倘有三分像便是我万分的荣幸和自豪。艺术是人类的阳光情人，但较之于生活却永远是个瘪三。作家应当是寄生益虫，生活养育了你，你就应当还之以正义和良知。

此作是我对生活的亲吻学习和迷醉的体验；是心灵的忏悔、舞蹈和歌唱；是与命运的搏弈抗争；是灵魂的再造和奋起；是我腾挪入世的自我救赎，也是我自己永远也画不圆的一个大Q。

是为自序。

目录

CONTENTS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农家子 /1 | “夏让阴，冬让热” /29 |
| 入学路上 /5 | 迫击炮专业 /31 |
| 校领导来了 /14 | 捅条“事故” /33 |
| 发军装了 /16 | 特殊的使命 /36 |
| 宣誓 /17 | 这是小品吗 /37 |
| 石家庄是好地方 /18 | 总长要来 /38 |
| 饴饴 /19 | 军校毕业典礼 /39 |
| 传统教育 /20 | 35周年国庆天安门大阅兵 /39 |
| 本周好同志 /21 | 下部队 /40 |
| 手榴弹 /21 | 司务长 /44 |
| 养成 /22 | 领钱 /51 |
| 把裆撕开! /25 | 刘副连长 /53 |
| Open the book /26 | 白手套 /54 |
| 坚持住 /26 | 庆祝“老炊夺冠” /57 |
| 邮戳 /26 | 馒头事故 /61 |



- 吴副团长视察 /63
退炊还炮 /65
交账 /67
排长 /68
沙漠中 /69
全能炮手 /71
老连长是功臣 /74
授军衔 /92
也是生产队 /104
《送你一枚小弹壳》 /105
在水一方 /110
国字001 /124
政委的吉普车 /129
小动员 /145
王小五跑了 /148
刘干事 /149
挨揍 /151
恶事传千里 /153
机关和基层 /158
美国来信 /159
守清贫者妻之 /162
“婚礼” /162
“鸳鸯院” /164
“敛财嫌疑” /181
“敌情” /189
“大哥大” /200
接嫂子 /203
库克中将 /204
“拥军理发店” /207
钱子川进军营 /208
有钱人的婚礼 /213
教导员的酒 /221
捧个场 /223
探望姥姥 /225
“不太那个” /242
马参谋 /244
紧急集合 /245
生子 /246

- 炊烟缠绕着营房 /249
- 进家属院 /253
- 杨树高榕树壮 /255
- 军营夜话 /258
- 家属参观团 /264
- 部队的需要 /271
- 仗义军嫂 /273
- 接新兵 /277
- 新战士田国友 /283
- “兵头将尾”座谈会 /284
- 驻训 /287
- 农厕的嘱咐 /288
- 老支书讲话 /291
- 念故乡 /295
- 黄洋滩的威武 /298
- “小宫殿” /298
- 裤子事件 /304
- 梁宗跃家属 /306
- 首长打响第一枪 /324
- 演讲会 /326
- 大演习 /330
- 梯队长 /335
- 亲情录像 /336
- “火山飞雪”夏令营 /342
- “立功”风波 /358
- 部队春节 /362
- 小友子 /374
- 小友子之死 /378
- 追悼 /385
- “亲情接力” /390
- 再添一块锦旗 /391
- 反劫持 /392
- 正确对待走留 /401
- 我还能冲邪气啊 /407
- 军嫂邻居们 /412
- 炳忠的酒得喝 /415
- 管“闲事” /426
- 为儿解惑 /432

不见将军 /434

摘愣摘愣 /440

求职 /443

帮忙 /446

思想进步 /450

精神呼吸 /450

中年邂逅 /453

M军 /458

扑灭山火的故事 /461

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” /467

娟子 /469

两个女人的电话 /474

资金 /479

又见老者 /486

公司见面会 /489

当回假律师 /495

“开厅” /500

安得广厦千万间 /506

战友难别 /508

农家子

北京郊区一座农家院落。站在院子里往北望去，可以看到高低错落隐显的太行山余脉军都山。晴天，一条蜿蜒的银线镶嵌在群山上，那是长城。让人油然而生一缕古之幽情。

院落主人马长轩是位老退伍军人。他的儿子马国今年考上了石家庄陆军学校，这在全村引起了轰动。按照村里的习惯，老马今天不摆一桌那是过不去的。来的是村支书和马家的邻居朋友们。这当中少不了村里的大学问家张四文和“抬杠专家”迈百岁。

饭桌上。张四文高兴地说，“长轩啊，你是一家炖肉咱们满村都闻着香啊！”

众人哈哈地笑着捧场。

“还是四文儿透着有学问，老说字儿话。”一人恭维着张四文说。

张四文在村里凡人不理，唯独对马长轩这个儿子一直是赞不绝口，尤其是马国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后，更是逢人便夸，赌定这孩子能有大出息。

“咱村儿谁有你这造化啊！”他接着说。

“我有什么造化啊，这不还得念改革开放的好儿啊！”马长轩谦虚着。

“丫头长得跟水葱儿似的，儿子又上了军校。这古话说得好‘好儿不用多，一个顶十个。’”

“呵呵，这才到哪儿啊？他现在不还是个学生嘛，不能夸他。”

“话是好话。可到底是你说还是古话说？”

迈百岁一直搭不上话，这下终于逮着一个机会，便嘟囔了一句。然而他并没有正眼看张四文一下。

“谁说都一个理。甭这儿挑字眼儿啊！”

“你这话让人不明白，是不是长轩？”迈百岁笑着对马长轩说。

“你们俩到一块儿就抬杠。说好了，今儿个可不许啊。”马长轩对他二人说。

“行行行。”

张四文和迈百岁二人点头。

“我跟你讲，英国的艾森豪威尔元帅……”迈百岁对马长轩说。

“哎哎……我说，不懂别瞎说。艾森豪威尔是英国元帅？”张四文立即纠正说。

“说不让抬杠……”马长轩劝阻着。

“不是我抬杠。他说得不对，全安错了！”

“噢，我说错了，口误。是美国元帅，美国元帅……”迈百岁改口说。

“美国有元帅吗？”

“那是大将。”

“美国有大将吗？”

“那你说是啥？”迈百岁急了。

“美国压根就没有元帅，也没有大将。不知道就先暂停。”张四文一脸得意的样子。

“大概齐就是那么个意思。”迈百岁涨红着脸说。

“大概齐哪行啊？是不是！大概齐能打了胜仗吗？”

“你这人怎么不让人说话啊？今天是我大侄子小国上军校，我高兴。我想说啥说啥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“那叫五星上将。”张四文以非常权威的口吻说。

“甭管怎么说，反正他是一大官儿，比你强。我说话别人别搭茬儿啊……”

众笑。

“小国他们这批军校学生，今后就是咱们国家的‘黄埔系’呀！是不是！”迈百岁对众人说。

“那是。”“那是。”众人附和着。

“小平同志就这点好。办事有板眼，稳。”

“稳。”“稳。”

众人一致赞同。

“先从军校抓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正规化。那话叫怎么说来着‘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，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……’”

“这谁不知道啊，是毛主席说的。小学生都会背。”张四文低声说。

迈百岁恨得牙根痒，狠狠地瞪了张四文一眼。众人仍然是笑，一副看热

闹的神情。

“小国一入学就算军龄？”村支书问马长轩。

“是那么说的。还是军官待遇呢？”马长轩说。

“是吗？”

“那可不！”

“好家伙，上学就算军官了？我说，这要是熬到了我这岁数，转了业，还不得是县委书记啊？”村支书笑呵呵地说。

“我儿子不转业。”马长轩不太高兴了，“只要国家需要，捋着步儿走。走到哪算哪？谁敢说呀？”

“我大侄子这儿还没上学呢，你先盼着他转业？你可真敢把话说！”迈百岁为马长轩抱不平。

“对不起，长轩。我不是那意思。我是说小国这孩子肯定比咱们都有出息。”村支书急忙解释说。

在外屋灶台间，马国的妹妹马玲正在帮着母亲做饭。母亲不明白屋里人说的话，问闺女，“啥叫元帅啊？”

“就是大军官。”

“什么大军官小军官的，只要我儿子有出息，长能耐，别跟他爹似的在家搂锄杠，就比什么都强。”

“妈。您可别当着我爸面说。”

“当着他老东西我也敢说，我儿子就是比他强。”母亲说。

里屋饭桌上，几个人还在不屈不挠地争论着。

马玲笑着端上来一盘热菜，劝酒道，“四文叔，您也别卖弄学问了。百岁叔他当不了上将，您也当不上元帅。你们俩倒像是蟋蟀，到一块就掐，哈哈……”

“他妈这丫头，说话噎死人。你他妈敢说我是蚰蚰儿？”张四文笑着说。

众笑。

“叔，您怎么不喝酒？是我们家的酒里放了毒啦？”马玲对迈百岁说。

“我从来不喝酒你不知道吗？”迈百岁说。

“这是给我哥的壮行酒，不醉人。我要是男人，得喝它八大碗。”

“这丫头比小伙子还冲，看今后谁敢娶你。”迈百岁开玩笑说。

众笑。

军人马国

JUN REN MA GUO

……

水库边。蓝天白云，山峦青翠。堤岸上停着一辆北京郊区农家常用的小推车，上边满载着猪草。一个年轻人在水库中奋力地游着泳，水花四溅……他伸展臂膀，在水中上下翻腾着……

游泳的年轻人叫马国，今年18岁。他已经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陆军学校正式录取为学员。军校提前招生，所以他得以从紧张的高考中解脱，为家里干点家务活。

一个姑娘从树林间走出来，看着水中的马国，心中油然生出某种不可名状的遐想。她叫刘根华，是马国的同班同学。她看见水边马国脱下的衣服，迅速走过去，将衣服拿在手里，躲到了一棵大树后。

马国上岸，发现衣服不在了，“谁呀这是？缺德玩意儿！你给我出来！”

“呵，你倒是轻松了啊……”树林间传来刘根华的声音。

马国一听，“哟”了一声，又一个猛子扎向了水里……冒出水面后，喊道，“哎，你干什么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？”

“一个人游泳，不怕出事吗？”

“你赶紧把衣服给我。淹死你也甭管。”

刘根华从树后走出来，“哟，挺大老爷们儿还害臊啊？就是脱光了又有什么啊？这点勇敢精神都没有，今后还怎么带兵打仗啊？”

“甭废话，赶紧着把衣裳撂那儿。去去去一边儿去……听见没有。”马国在水中说。

“急什么？这人不识闹。”根华将衣服扔下道，“看着啊。”说完又躲到了树后。

马国上岸穿好了衣服，然后推起车往家走。刘根华跟着他，二人边走边说着话。

“你可解脱了啊。”刘根华羡慕地说。

“那是。我气死你们。”

“德行。有什么牛的！”

“哎，先说我不用受那洋罪了，整天背啊背的。”

“明天就走啊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别忘了给人家写信啊。”

“往哪儿写呀？”

“噢……那就等我考完了。还不知考不考得上呢。”

“能考上，准能考上。”

“听说学医得外语好。我这外语不行。”

“等考上了再努把子力。”

“你还缺什么不缺？”

“军校全包了，就是远点儿。”

“石家庄还远？那人要是出国呢？”

“谁呀？谁要出国？你要出国？”

“我怎么出得了国？”刘根华不知怎么冒出了这句话，随即又说，“我是说过去的那些人……现在不是国家也在选派赴外留学的吗？”

“你想吗？”

“那得多难啊？现在上大学都这么难。赵老师课堂上夸你好几回了。”

“我也没想到。要不是赵老师总是这么教导，我们也不会这么积极考军校。”

“你们家谁送你去啊？”

“我爸。”马国说。

入学路上

奔驰的列车上，马国父子坐在车厢里说着话。

“打仗的时候。”马长轩对儿子说，“如果一颗炮弹炸了，得立即跳到那个炸弹坑里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马国问。

“炮弹绝不可能落在同一个点儿上啊。”

“您经历过吗？”

“老兵们说的。”

“军队里好玩儿吗？”

“是部队，不能说军队。不能露怯。”马长轩纠正儿子，“今后到了部队上……”

“不是部队，是军校。”马国又纠正父亲。

“怎么不是部队？军校就是部队。”

“军校就是军校，怎么能是部队？”

“我说是部队它就是部队。”

“我不跟您争，到军校就都知道了。”

“我说得没错儿，明你问问。打朝鲜的时候……”

“打美国！或者叫抗美援朝。不能说打朝鲜。”马国理直气壮地纠正着。

“对呀。是打美国啊。”马长轩意识到自己的语言不准，“人家是飞机在天上飞，咱们是地下跑，钻坑道。能吃上烙饼就不错了。可他占不了咱们便宜。咱们那时候都是老兵多啊，士气也高。”

“您是老兵吗？”

“我是新兵。没去几天儿，仗就打完了。”

“噢，您没打过仗？”

“当兵可是很苦的啊。”

“我们是军校，不是去当兵。当兵我考军校干啥？”

“一样，都是部队。部队都一样苦。”

“别人能受的苦，我就能受。”

“这话对。”

“这不是您说的嘛！”

“对呀。人没有吃不了的苦，有享不了的福。”马长轩说。

……

石家庄陆军学校。空旷的操场，整齐划一的学生宿舍楼。间或有些军人从楼宇间来来往往。在学校东大门口，军校干部吕波带领着几个老学员正在张贴欢迎新生入学的大标语。

一辆“上海”牌轿车从校内驶出，哨兵“啪”的一个立正。轿车停下，从车上下来的是陆军学校的李校长。

吕波见校长下了车，紧跑几步上前，敬礼后报告说，“报告校长同志，二大队七中队中队长吕波，正在准备迎接新生。请您指示。”

李校长轻松地还礼，“好好。这个字还应当大一点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算了算了，既然做好了，就先这么着吧。”李校长又问，“后勤方面